

臨摹

作者: 流言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臨摹

她眼睛鼻子裡還有淚涕的酸楚，恍恍惚惚的走進一個小亭台裡面，坐到冰冷的石椅上，頭頂的枝葉在搖。以前的日子過得倉促，值得紀念的事並沒有多少，記得起的也不過一幕幕吵鬧，一次次離別，想見的誰去了哪裡，她不知道。霖身子向來不大好，冬天時氣管不適，腳步稍為加快，或是冷空氣與塵埃撲臉，她也要喘息幾下，稍為歇息。也不知是什麼困擾，她並沒有辦法安睡，食慾時好時壞，不時作痛。我時常在想，一個年輕女子，要有多堅強，才能承受時間將苦痛病患都堆到一個時間點的壓力。

霖說

：「當你看著那個曾經活著的個體，僵硬地躺在床上。回憶好像被扯進另一個空間，再也找不回那種實在的感覺。」她常問，永遠有多遠。鵝黃燈下，一隻灰毛蓋雪的貓在四、五步外走過，尾巴連著背，像條蛇般徐徐波動，對霖並不在意，不朝這個雪白的女孩看一眼，搖曳著尾巴徑直走過。生命自顧自地走過，未曾相遇亦未曾離去，一切只不過擦肩。永遠有多遠，我不知道，反正是到不了那麼遠，多遠又有何相干。與小孩散步的婆婆的手放在背後，燈微映著銀髮，她彎著背一步步走著，眯眼看著孫子在前面蹦跳。孫子瞻仰婆婆，碎唸著承諾與理想，擁著家人痛哭，最後送上鮮花。弄不清誰送誰。送人一程，可以有很多種方式。

我遞上紙巾，眼淚擦光了，也不等於心找到慰藉。涼冬捲起地上葉子打圈，風帶著沙，我怕霖難受，叫她掩著鼻子，她說

：「死了就不需別人為我操心。」「死了一次，下輩子還不是要別人操心，除非你生在異星。」她也再沒作聲，識趣的這時候該轉移話題，做點別的事情，喝點什麼的。我三爬四蹬的攀上了公園最高處，離地五、六米的「屋子」圓頂端，我躺著看隙縫間的深藍，偶爾有幾片灰灰的薄雲掠過。頃刻她買來了炒栗子，我說：「

剝栗子就像搓泥球，得先收在掌心滾兩滾，暖暖手心，然後使勁壓，一次不成功，再來一次，壓不碎會痛，但不痛何來甘甜。」霖輕輕一笑說：

「快吃吧，無聊鬼。」記得愛玲曾說，「生命有它圖案，我們唯有臨摹。」